



一条红线

散文集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014984

一條紅綫



解放軍文艺社出版

1959.12.北京

一 条 紅 綫

*

解 放 軍 文 艺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4号

解 放 軍 招 印 刷 厂 印 刷

北京阜外馬尾街九号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

开本787×1092耗字 印张3言 字数66,000字

1960年1月第一版

196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7,000 定价(3)0.30元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共收了十三篇散文，特写，都是反映將軍下連当兵的真实生活的。这些文章大都短小、質朴，情意真挚，感人至深。

將軍下連当兵，有的在步兵班里参加巡逻；有的在炊事班里做饭；有的在战火纷飞的前沿；有的在紧张繁忙的車場。在日常的訓練、战斗生活里，將軍們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与战士打成一片，而士兵却想尽办法来照顾这些老列兵，因而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生动地反映出我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光荣傳統，体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軍队干部下連当兵这一偉大号召的深远意义。

封面設計：吳建堃

目 录

將軍与士兵·····	赵鵬飞	1、
当兵一月·····	李耀文	16
在步兵班里·····	楓 亞	26
將軍,在我們班里·····	張成林	35
熔爐一月·····	肖文玖	44
一条紅綫·····	吳世安	48
当兵日記·····	任昌輝	54
紅旗牵动老兵心·····	季冠武	65
老兵在前沿·····	周樹熙	79
我的心永远在連队·····	王誠汉	85
給媽媽的信·····	姜士豹	93
將軍掌勺菜更香·····	曉 冰	96
普通的列兵·····	宛寶石	103

將軍與士兵

趙鵬飛

9月20日清晨，六連指導員張三海冒着雨集合了全連，報告給同志們一個好消息，說是今天要接受一批“新兵”，這批“新兵”與過去的不同，他們都是領導機關的軍官同志，是響應毛主席提出的軍隊幹部下連當兵的號召，來我們連當兵的。這是第一批，我們要熱烈地歡迎一下。

於是，連里忙碌起來了，有的給新同志騰床鋪，有的掛蚊帳，有的張貼標語，有的寫牆報稿，好象辦喜事一樣，到處洋溢着歡樂的氣氛。

大約九點多鐘，指導員領着九名“新戰士”，淋着細雨，踏着泥水，從團部向六連駐地走來。這時，六連的同志們正值課間休息，老遠地望見了他們，就急忙跑步迎上前去，搶過背包，奪過洗臉盆，熱情地簇擁着，把他們接到了連里。

這批“新兵”就是濟南部隊司令員楊得志上將，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將，幹部部長陳美藻少將和六名領導機關的幹部。

二

楊得志上將今年48歲了，个子不高，却很粗壮，有一付赤紅的臉膛和兩道濃眉下閃閃發光的眼睛，使人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被分配到四班當列兵。二排副排長江連珏給他介紹他的班長尹必輝和全班的同志們。他連忙向班長敬禮，又和全班同志親熱握手，懇切地說：

“班長同志，請大胆教育新兵吧！我們常年就在機關，不如你們實際，希望今後對我多加幫助。”

尹必輝連忙說：“我們還需要向你們老同志學習呢。”

為了使班長敢於大胆管理，使戰士們無拘束地接近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列兵，楊得志同志覺得在開始的幾天里，最好不讓下面知道自己原來的職務，因此，他向班里作自我介紹時，沒有說自己是楊得志，而是用他在參加工農紅軍時曾經使用過的名字——楊紹起。所以，戰士們只知道他是個機關幹部，不知道他究竟是搞什麼工作的。

楊得志同志脫離士兵生活已經30年了，現在重新過士兵生活，許多事物都感到生疏，需要了解。他提著來時打好的背包，問班長：“你看我的背包打法對不對？”

班長尹必輝看了看他的背包，告訴他現在背包都是打六個十字，背包上也不插鞋子；然後又教給他鋪床、挂蚊帳的規矩。楊得志同志從飯囊里把洗臉、刷牙等用具一件件地拿出來，很隨便地放在床櫃里，班長又細心地教給他放置

的順序。楊得志同志帶來一個刮臉刀，這是班里從未見過的，也沒有專門為它規定安放的位置。班長好奇地問：

“楊同志，這是什麼東西？”

楊得志同志取出刮臉刀，在自己的面頰上划了划，很有風趣地說：“我們老年人胡子長的快，沒有這個東西不行，一個星期要刮兩次，你們年輕人現在還用不着。”逗得班里的人都笑了。

學完了整理內務以後，楊得志同志在老戰士的陪同下，和其他下連當兵的幹部一起，熟悉一下新的生活環境。回到宿舍以後，這些“新兵——老戰士”又忙着掃地、擦玻璃、倒痰盂……累得他們滿頭大汗。開飯哨響了，他們誰也不肯落后，都搶先列好了隊。楊得志同志一溜小跑地走進了飯堂，忙着給大家分菜、盛飯。

新的士兵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三

第二天清晨，軍號聲剛剛吹響，尹必輝就飛快地穿上衣服，打好了背包。正準備過來幫楊得志同志整理內務，誰知他早已穿戴得整齊，打好了背包，掛好了蚊帳。集合哨響了，楊得志同志又是第一個搶先站好了隊。四班的一些小伙子都感到很驚奇，心里暗想：今後可得當心點，年輕人落在老年人的後面就太難堪了。

連里給每個“新戰士”發來了武器，大家都爭着幫助“新戰士”擦拭，把幾張擦槍台圍得緊緊的。楊得志同志領來的

是一支自动槍，他習慣地按照过去紅軍时使用的“花机关槍”(旧式冲锋槍)的方法去拆卸，可是怎么也拔不出彈夾。战士們便教給他自动槍的构造，然后又帮他分解了一次。第二次楊得志同志自己就能分解結合了。班長尹必輝不禁驚訝地說：

“你学的真快呀，怎么教一遍就能解合啦？”

“你不知道，我是当过兵的。”楊得志同志笑着回答他。

楊得志同志的話，触动了尹必輝心里的疙瘩。他想趁此机会兜出来。他望了望楊得志同志左手腕处的伤痕，犹疑不解地說：“我知道，你当兵的岁数，可能比我的年龄还大；你打过仗，受过伤，吃过苦，經得多也見得广；但我不明白，象你这么大岁数，还当什么兵？整天跟我們年輕人滾、爬在一起。依我看，只要跟在后面，站在一旁，指点指点就行了。”

楊得志同志听了，知道这种思想認識不仅尹必輝有，許多同志也有，需要解釋一下。他看了一下尹必輝那幼稚的神色，笑着对大家說：“不，这里面學問很多。我虽然当过兵，但是脫离士兵生活的時間太久了，連里的变化又很大，不鍛煉不學習，就会落伍的。况且，下連当兵好处很多，可以破‘三風’，除‘五气’，提高共产主义風格……”大家听了，好似通了，但一时轉不了这弯兒，却殷殷地笑了。

早飯后到了教練場，“新兵”和老兵在一起进行單槍战斗射击預習。楊得志同志边看、边学、边作，和战士們一样摸、爬、滾、打。傍午的太阳象一盆火似的悬挂在人們的头

頂上，楊得志同志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但他一直堅持着和年輕小伙子們一樣地在700公尺的地段上，連續跑了七、八趟。連長祁有孝怕他剛到連里累着了，便讓他休息。他始終不肯。

課間休息了，大家都很自然地圍攏起這位富有風趣的老兵。楊得志同志開始給班里的同志表演了他的拿手節目——長子過矮子。他伸出雙手，拇指對拇指，食指對食指地將兩手合在一起，手的指尖不准分開，將兩個中指、從兩個食指下慢慢鑽過去。觀眾都笑了。很多人模仿着作，但都過不去。戰士牛宗權，人們都叫他小牛，好奇地擺弄着楊得志同志的手，又瞧瞧自己的手，沒有發現有什麼不一樣的的地方，最後訕訕地說：

“這是軟工夫，算不了什麼！”

楊得志同志說：“我還有一套硬工夫。”

於是，他又給大家表演“叨手絹”。他掏出手絹扔在地下，身子筆直地伏在地面，用那只在內戰時期曾負過傷的左臂支撐着身子，然後將左臂緩緩彎曲，使身子接近地面，用嘴銜起手絹，再將左臂伸直，挺起身子。這個技巧惹得大家拍手叫絕。有的戰士看了後，覺得容易，也趴下試試，結果弄了個嘴啃泥，又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四

幾天來，楊得志同志一直對自己的行動十分檢點，連一件小事都不肯放過。他經常這樣問自己，是不是象一個普

通士兵？战士們喜欢不喜欢接近自己？

一天清早，天气有些凉，楊得志同志多罩了一件單軍衣。他一看大家都穿着白襯衣，便向班長請假，要回去脫衣服。班長說：

“你冷就不要脫了。”

楊得志同志說：“大家都沒穿，我不能特殊。”他跑回宿舍脫掉衣服，又赶紧回来站队。

下午，团軍人俱乐部演豫剧，楊得志同志买了戏票，准备請全班同志看戏，正要把戏票分給班里的同志，他忽然想到，这件事應該讓班長統一發給大家，于是便把戏票交給了班長。

楊得志同志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出現的結果，使自己很快的和战士們打成了一片。战士們能够随便地和他拉拉手，拍拍肩膀，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他們已經是无所不談了。

楊得志同志見到班長来了一封信，寄信人是刘××，楊得志同志好奇地問：

“誰給你来的信啊！怎么你姓尹，他姓刘？”

尹必輝笑着說：“这就是家乡的我那个对象。”

“离你家多远？”楊得志同志接着問。

“离我家三、四里路。”

“多大年紀？”

“比我小一个月，今年21岁。”

“作什么工作？”

“村里的妇女主任。”

“你俩在家感情怎么样？”

“感情很不錯。”

“你今年超期服役沒能按时回家，你俩的关系受到影响沒有？”

“她来信說了，她願意等着我。”

“那很好哇！”楊得志同志好象很寬慰似的。接着他又关切地問：

“假如因为工作需要，領導上讓你繼續留队，怎么办？”

“那我当然要在部队好好干。”尹必輝坚定地回答。

楊得志同志說：“我在部队上30岁才結的婚，你現在还很年輕，不要慌，你暂时不能回去，还可以叫她来部队看你。”

这时，尹必輝心里热辣辣的，觉得这老兵怪关心人哩！

他們盼望的第一个星期天来到了，大家約定一起去驻地附近的云龙山游玩。去的时候，他們走的是近路，要翻过一座小山。楊得志和尹必輝走在最前面，真是老将不减当年勇。那还是在紅軍連队的时候，連里每天早晨都举行爬山比赛，楊得志同志总是第一个爬到山頂，拔去山頂上的紅旗。所以，現在爬这座小山，他仍然显得十分輕松。他和班長在前面越走越快，后面的人越掉越远。牛宗权跑得有点喘不住了，高声喊道：

“老楊！你怎么走得这样快呀！”

楊得志同志回过头，兴致勃勃地向小牛招手：“小牛，快点呀！力爭上游哇！”

楊得志同志听到战士們喊他“老楊”，心里再高兴不过了。这是当兵以来的一大收获。

班長尹必輝突然患了急性腸炎，江副排長把他送到衛生連。楊得志同志向副排長請了假，摸黑路，越大沟，去衛生連看望班長，還把自己帶來的特效藥送給他吃。第二天清早和中午，楊得志同志又去看他，尹必輝从病床上欠起身来，楊得志同志連忙扶他躺下，用手摸了他的头，又摸他的手，囑咐說：

“你不要着急，要好好安心休养。”

尹必輝深为这种同志式的革命友爱激动，他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和幸福。他想到：在家的時候，患了病，父兄也沒有象这样照顧过自己。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楊得志同志的手，感激地說：“請同志們放心，我的病快好了，很快就能出院。”

五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有些战士开始对这位老紅軍——楊紹起猜疑起来了：他这样大年紀，參軍又这么久，絕不是一个普通干部，可能是一位首長。是那位首長呢？報紙上登过楊得志上将下連当兵的消息，可是都不知道他到了那个連队。也許会在六連吧！一些好奇的人就跑到团俱樂部找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合影查对，有的去翻看解放軍画报上楊得志上将的照片。有的人看出面孔象，身材不象。有的人說：“楊紹起的言談話語，一举一动都和我們普通士兵

一样，会是司令員嗎？”沒有一個人敢于肯定或冒認。而絕大部分人一直把他當作是下連當兵的一個普通機關幹部。

楊得志同志覺得大家在一起搞熟了，即便是讓戰士知道自己原來的職務，戰士們也不會受什麼拘束；同時，職務公開之後，可以鼓舞部隊情緒，扭轉某些人對“首長”這個概念的陳旧的認識，還可以推動各項工作的躍進。於是，在一天營里舉行的軍人大会上，楊得志同志走出人群，和全營的戰士們見了面。

全營立刻沸騰起來了，原來楊紹起就是楊得志上將，原來楊司令員就在我們營當兵，真是料想不到的事。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和將軍在一起當兵萬分光榮。

有的人用羨慕的眼光，調皮的腔調對着四班長說：“你的官真不小啊！還可以管上將哩！”

这天晚上各班都召開了座談會，每個戰士和班、排都連夜向領導上寫了決心書、保證書，修訂了計劃，決心要為爭取更大的榮譽，掀起一個新的躍進高潮，向楊司令員報喜。

這一夜，四班長尹必輝躺在床上，很久不能闔眼，他感到自己太幸福了，能和司令員在一個班里過生活，真是一生中難得的事。他決心把班里的工作搞得更好……

六

戰士們並沒有因為楊得志同志的職務公開受到絲毫的拘束，反而更加願意接近他了。他們覺得和自己平時生活

在一起的就是司令員，因而，从內心里發出了一種對首長的眞摯熱愛；一遇機會，就三三兩兩的僂上來，和楊得志同志談天，拉家常，尤其感興趣的是聽楊得志同志講戰鬥故事。

午間休息時，楊得志同志的床上照例坐滿了人。班長尹必輝問：“井岡山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有的同志問：“雪山、草地又是什麼樣子？”諸如此類問題，楊得志同志象對孩子們講故事似的說了一個又是一個。

有個同志，忽然話題一轉，問道：“你參軍有多大年紀？”

楊得志同志說：“我是1928年1月參加工農紅軍的，和你們現在年紀差不多，那時我十七歲。參軍以前給地主放過牛，種過地，還當過修路工人。那時窮人百姓受反動派的壓迫深重，戰士們的階級仇恨可大了……”

大家愈聽愈入神，人愈聚愈多，圍得里三層外三層，底鋪坐滿了，後來的人就爬在上鋪聽。最後，楊得志同志講起他在1935年工農紅軍第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當團長親自指揮部隊搶渡大渡河的故事。他說：

“那年五月，北上抗日的紅軍搶渡了川滇邊界的金沙江以後，走了幾百里路，又來到四川西南部的大渡河。大渡河兩岸懸崖絕壁，河寬三百多公尺，水深三、四丈，當時水勢涵涌，波浪滔天，人不能泅過去，便橋也無法架設。蔣介石在河對岸布置了川軍的精悍部隊五、六個團嚴加防守，又在紅軍後面調集了幾十萬大軍緊緊追趕，企圖憑仗大渡河的天險，擊潰當時的十萬紅軍。為了實現北上抗日的計劃，紅軍必須迅速渡過大渡河。渡河地點選擇在“安順場”。當時，

我們只有一只繳獲的小木船。我們挑選了十八個勇士，組成了奮勇隊，分兩批乘着小木船，在急流中顛簸前進。第一船過去了，又渡第二船。對岸的守敵企圖向我渡河勇士反沖擊，一陣陣地滾雷扔了下來。我立刻命令火力排射擊，壓住了對岸敵人的炮火。等我第二船人到達對岸後，十八位勇士，一起向敵人沖去，十八顆手榴彈一齊扔出去，十八挺花機關槍一齊打過去。對岸敵人在我們英勇的沖擊下，吓得拚命往山後面跑。這時，我帶了几名重機槍手，也乘第三船來到了對岸，擴大戰果，巩固陣地。後來，我軍又在下游找到了兩只小船，於是，一船又一船的紅軍到達了對岸，勝利地完成了搶渡任務……”

有人問他：“據說我們師從前的副師長李得才也是搶渡大渡河的英雄，是嗎？”

楊得志同志的記憶力真強，他還能清楚地記得。他說：“是的，他那時是重機槍排的排長，他的機關槍打的可准啦！”

楊得志同志談完了戰鬥故事，又談到我軍的官兵關係，他說：“官兵平等，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之一。記得我21歲上當炮兵連長的時候，連里沒有馱馬，迫擊炮都要靠人抬。我們連級干部就和戰士們一起抬炮，有時比戰士們抬的時間還長。在連續長途行軍作戰中，有的戰士讓炮給壓哭了，但是卻沒有一個講怪話的。長征的路上，規定團級干部有乘馬，可是我們都很少騎，都是留給病號或者傷員們騎。正是這種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同甘共苦的光榮傳統，才保證我軍

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胜利。现在实行干部定期下连当兵，就是为了發揚这种光荣傳統和提高共产主义風格……”

集合哨响了，战士们好象还没有听够，都想另外再找一个时间，請楊得志同志繼續往下講。

七

夜里，滿天星斗，秋風蕭瑟。靶場上的人們等待着考驗的时刻。

楊得志同志多年沒有在夜間射击了，来到連里每次夜間瞄准，都很难看到缺口。有人劝說他：“你夜間看不到，就不要瞄了。”但他却尽力地瞄，决心要参加夜間射击。这次能不能打好，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现在，輪到楊得志同志射击了。

他走向射击地綫，指揮員發給他八顆子彈，要求他在規定的時間內，击中四个目标。他爬上了靶台。

忽然，正前方出現一道銀白色的閃光。目标显现了。

“乒”！第一槍打出去，靶子倒了。

第二槍，靶子又倒了。

楊得志同志只用了四發子彈，就在規定的時間內，击中了四个目标。連同上次日間射击，他試着打了三种武器，取得两次优秀，一次良好的成績。現在他已經是四次射击，三次优秀，一次良好。按連里的規定，他成了优秀射手。

在战士们热烈的掌声中，指揮員亲自給这位老射手戴上了光荣花。战士韓茂林編了快板表揚楊得志同志：